

他好像忘了什麼——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。

腦袋浮浮沉沉的像是飄盪在雲端，無邊無際的黑暗鋪天蓋地而來，又是一個無法清醒的夜，充斥著噩夢的悲鳴和哀號。身邊沒有任何有機物質，被一股急速的重力拉扯，還來不及掙扎身體就開始直線下墜，失重感令人難受而墜下的那空間似乎漫無邊際，好久好久都見不到盡頭，直至他一個機靈，忽然清醒。

「啊咧？」又一次驚醒，眼角餘光似乎瞥見一抹紫色的身影閃過，閃亮的粉末飄落地板反射為漂亮的圖樣，一個正號和……一個負號？

眨眨眼睛，眼眶下是本不應出現在他身上的黑眼圈，黑夜的黑和眼白內鮮血的紅對比鮮明的可怖。噩夢的拜訪讓最近的十四松失去精力似的頹靡，他害怕張眼，更加害怕閉上雙眼，張開眼睛映入眼前是一片無機質的白；閉上眼睛映入腦中則是一片無重力的黑……好可怕。

——你的噩夢，我會全部吃完的……痛痛快快的睡吧。

悄悄地，有個聲音在他耳邊這麼說道。

「咦！誰——誰誰誰？」快速地三百六十度轉動頭顱掃射周圍，卻沒有看見有誰的十四松驚恐地摀住嘴巴，眼睛直視前方額間不停冒汗思考著該怎麼辦的同時，一隻帶著兩對透明薄翅閃閃發光的小精靈出現在眼前，繞著他飛了一圈後，直指著十四松的臉他自我介紹道：「ティンカーイチ，請多指教。」

拍落身上沾上的粉末，十四松一把捏住不安地掙扎的小精靈後領，湊近眼前用兩眼緊盯這個奇妙的生物。

「ティンカーイチ——？ティンカーイチ！請多指教！我是十四松！」

鬆開了箝制，小精靈拍拍翅膀微微笑這麼說了：「我沒有地方去，所以又回來了。十四松，你願意當我的朋友嗎？」

露出久違的笑容一掃近日的陰霾，十四松摸了摸鼻子，就像他的兄長那般笑得燦爛：「當然可以啊！」

一如往常地交談著，おそ松發現弟弟似乎比前陣子開朗多了，笑笑地摸了摸十四松的頭：「最近發生了什麼好事——和哥哥說說吧？」

「棒球！最近找到了夥伴！」十四松沒有隱瞞事實，只是忘了他的夥伴特別了些。

「是嘛！那就好，下次帶他來家裡玩吧！」有了朋友，這件消息對十四松來說只好不壞吧，不過……不知道他、嘛算了醫生也說這種創傷不能過度刺激只能靠時間治療，也許這是好的走向吧。

「嗯！不過我都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出現的，要問問呢！」

「……嗯？」

「十四松——」

「嗨！怎麼了！」

「你聽過彼得潘的故事嗎？」

「欸——沒有耶！」

「是嗎？我啊、或許是那個故事的角色呢。」

「嘿——聽起來好厲害，ティンカーイチ好棒！」

「……嘿嘿。」

——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個長不大的男孩。永遠都維持著孩子的型態，他叫彼得潘。因為聽了爸媽說著有一天自己總會長大，但是彼得潘不想也不願意長大，於是逃家到附近的公園和小精靈住在一起，來到了永無島後經歷了各式各樣的冒險和經歷，永遠做個小孩，永遠不會長大。

而當他某天回到了家中，卻發現門戶深鎖，而原先屬於他的床上是個陌生的小孩。小精靈看著一切，卻無法多做什麼。

因為彼得潘早已遺忘他的存在。

「彼得潘很酷吧？但是啊、他忘記了很多事情……。」

「那我來做彼得潘吧！十四松！我會陪你的，吶！」

「……嗯，十四潘。」

——將你的回憶告訴我……連帶那噩夢也，會全部吃掉的。

自從上次對談之後，十四松再也沒有受過噩夢困擾。但是那種遺忘了什麼的感覺仍在腦海中揮之不去，似乎是什麼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……到底是什麼呢？

「ティンカーイチ——我好像也忘了很重要的事情，是什麼呢？」

「十四潘？」撐著手，小精靈回望著十四松認真思考的臉。確實十四松的舉動很奇怪呢，就像是缺失了什麼而每天每天尋找著，每天拿著球棒空揮時、在屋頂曬太陽時、抑或是在河堤邊散步時，雖然興致高漲他卻仍像心中少了一塊似的，總會突然發起呆來。

肯定哪裡不對勁吧。十四潘是個很酷的人，不像是普通的大人一樣嚴肅，和自己這樣的人也很聊得來，可以的話真希望能讓他快快樂樂的，但是啊……最近也沒有奇怪的事情發生，那麼究竟是？一個疑問浮上了心頭，輕輕柔柔卻又無法忽視它的存在。

周遭的人見不到小精靈的存在，小精靈也就這麼自顧自地溜進了十四松家的客廳，沒有其他人在的客廳顯得格外空曠，十四松也不在呢？

今天是個什麼樣的日子呢？

窗外陰陰鬱鬱地下著毛毛細雨，一陣詭譎的細風吹來，掀起圓桌上書本一角，意外地引起了小精靈的注意。

「這個是……。」吃力地用雙手翻動著書頁，小精靈看著上頭歪斜寫著的文字，驚訝的張開了嘴。一封潔白的信封輕飄飄地落在地上，沒有發出一絲聲響。

他又一次墜入那黯黑可怕的夢境。

身後有看不見的手在追趕著自己，一雙又一雙沒有身體的手指糾結而扭曲，唯一的優點是跑得快這點他再也不想說了。但無論怎麼奔跑怎麼奔跑，那些手指仍不遠不近地恰在身後追逐著自己，好可怕、好可怕……救救我、哥哥——一松哥哥！

……欸？一松哥哥？是、誰？

似乎有人在他耳邊說話，輕輕的、輕輕的像是吟唱安眠曲一般，猛地轉向旁邊卻只見失去輪廓的人低語喃道自己的名字，他悄悄地對自己說道——你的噩夢，我會全部吃完的……痛痛快快的睡吧。

聽著溫柔的話語，他堪堪緩下氣息閉上了眼睛。

只見方才悠遠而黯沉的天空轉為明亮，眼見迷路的星星和紫色的九重葛盛開在那乾皺的天空，不再是一片黑暗的天空充滿了七彩的顏色。用著曖昧的姿態，那人一口飲盡了純淨的黑暗，望著那樣的畫面，一滴淚水不覺從眼眶滑落，在心臟烙下漬痕，非常疼痛。

那是黑色卻安心的夢。

十四松沉沉地睡著，小精靈雙手捧著臉頰靜靜地望著他勾起笑容的嘴角出神，沉溺在美好的夢中呢，小精靈也微微笑了。

一個突然，十四松大叫著坐起，被驚嚇到連退數步，小精靈扯好衣襠見到十四松似乎沒有注意到自己失態，鬆了一口氣飛到他面前提問。

「你怎麼了？」

「哈啊——」平息著呼吸，十四松沒有給出回答。

胸口疼痛著，他已經記不起剛剛做的夢了，只覺得非常、非常的悲傷。一滴、兩滴，眼淚不自覺從眼角滴落，毫無原因地嚎啕大哭著，哽咽著，他無法和小精靈說明那種直達靈魂的傷痛，他甚至連那種情感從何而來都無法言明。

朦朧間好像有人用著自己的聲音這般問道：「____哥哥、為什麼不來見我呢？」意識逐漸從指尖抽離，他冷眼旁觀著那個自己在那個黑暗的夢中掙扎著，用著不甘的語氣發問。

然後無語佇立於一旁的那人用清淡聲音這麼回答：「十四松為什麼是十四松呢？不是因為開著的嘴巴，也不是因為只有一根的呆毛……是因為你，太過溫柔了。」

「忘記我的事情吧，拜託你了、吶。」

看著十四松驚醒放聲大哭，轉瞬又沉沉睡去，小精靈擔憂地在一旁轉圈圈飛來飛去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該怎麼辦才好？

無法發出言語，十四松僅能憑依本能抱緊那人，左胸猛烈而快速的鼓動著，然而與之對應的右胸……完全感受不到一分一毫的聲響，安靜得猶如死物。手指揪緊那人淡淡的身影，但他卻輕淺地消失了。

過於殘酷的現實攤在眼前，不得不接受它。

沉眠的十四松突然夢囈了起來，平時放鬆的表情如今緊皺起眉毛，嘴巴也抿成一線，縱使小精靈伸手去碰也撫不平眉間那深深的皺痕。

那將光芒吞噬的，淡薄一夢——是過於現實的夢境，而幻想成真的現實有如夢境的國境，是小孩子專屬的特權。

……他還不想長大啊。

「ティンカーイチ——你相信永恆嗎？」

「嗯？永恆？」思索著前幾天看見的書信內容，小精靈歪頭望回丟出問題的十四松，似乎是不解對方為何突然提出這個疑問。

「是啊！永恆！永恆啊——！」

又著腰，小精靈疑惑著對方臉上坦然而又微妙地隱藏了什麼的神情。

「我說過會一直陪你的！可是一直是多久呢？永恆又有多久呢？」不等小精靈反應過來，站直身擺出招牌精力滿滿的姿勢，他將球棒往前揮大聲笑道：「晚餐前我們來練習吧！棒球！」

拍拍翅膀趕緊跟上對方快速的腳程，小精靈點點頭欣喜地同意了他的提議：「嗯！」

笑聲連連的河堤旁，今日也依舊是十四松一人，落日的色彩映照在他拉得長長的影子上，宛如紫陽花一般。